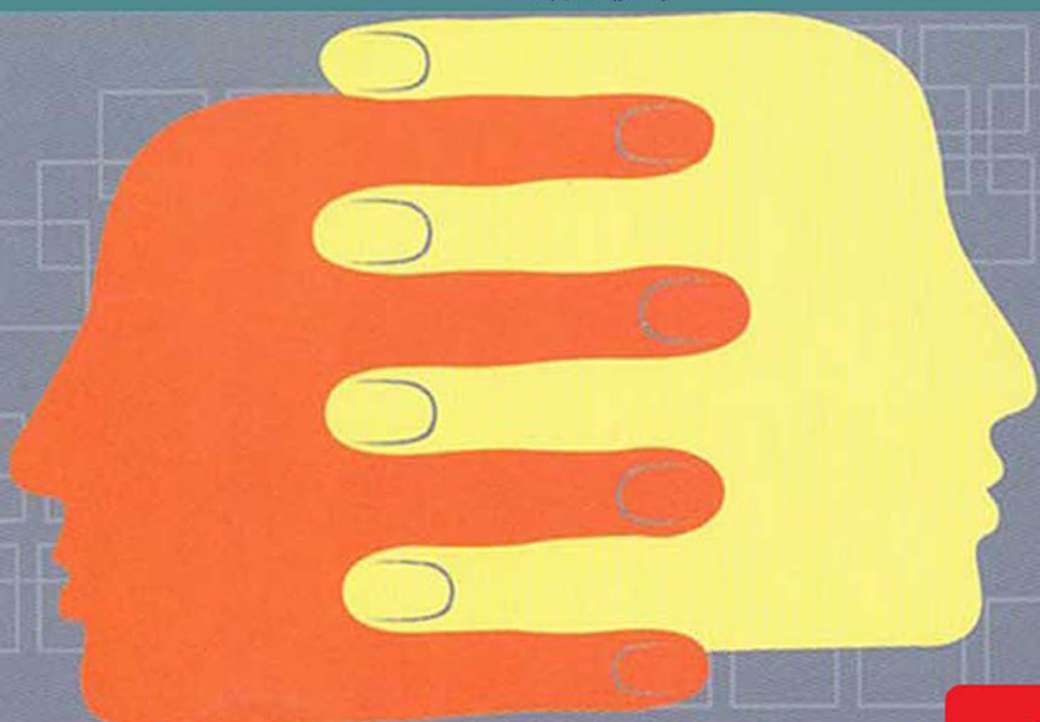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钟煜彰译。



天地出版社



学生万有文库

新课标青少年必读经典系列·励志卷

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

(全译本)

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

[苏联]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钟煜彰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苏) 尼 · 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 钟煜彰译 . — 成都 : 天地出版社 , 2015.1

(学生万有文库)

ISBN 978-7-5455-1045-4

I . ① 钢 … II . ① 尼 … ② 钟 … III . ① 长篇小说 — 苏
联 IV . ①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15171号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GANGTIE SHI ZHENYANG LIAN CHENG DE
(苏) 尼 · 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钟煜彰 译

—— 阅读 · 成长 ——

出品人 罗文琦

策 划	吴 鸿	陆 翌
组 稿	陆 翌	
责任编辑	程 于	杨 琳
封面设计	叶 茂	
电脑制作	跨 克	
责任印制	田东洋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 : 610031)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5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一次印刷
成品尺寸	165mm × 235mm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340千
定 价	36.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1045-4

版权所有 ◆ 违者必究 ◆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 (028)87734639(总编室) 87735359(营销部)
87734601(市场部) 87734632(综合业务部)

购书咨询热线 : (028)87734632 87738671

主要人物介绍

保尔·柯察金

保尔·柯察金出生于乌克兰的铁路工人家庭，家境贫寒，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战争时期他是一名优秀的红军战士，为保家卫国浴血奋战，多次负伤，还差点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国民经济重建中，他又义无反顾地奋战在第一线。伤病不断折磨着他，以致他最后全身瘫痪，双目失明，但保尔有着钢铁般的意志，身残志不残，乐观面对所有的不幸，力求战胜病魔重返革命队伍。他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失明的情况下令人难以置信地完成了巨著《暴风雨的儿女》，实现了自己归队的愿望，在另一条战线（文学战线）上继续为人民服务。

保尔的生命里深深印刻着刻苦奉献、英勇执着、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他把自己的一切——生命、爱情、理想都融入了解放人类的伟大斗争中，是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

冬妮亚·图曼诺娃

冬妮亚家境殷实，父亲是林务官，她是保尔年少时的初恋对象。少女时期的

冬妮亚纯洁善良、美丽动人、待人和善、落落大方、调皮活泼、平易近人，她把《牛虻》介绍给保尔看，这部小说启发了保尔的思想，这对他今后的人生观有极大的影响。冬妮亚挣脱家庭等级观念和传统观念的束缚，敢爱敢恨，勇敢地表达了对保尔的爱意。但由于阶级意识不同，在保尔投身于保卫苏维埃政权的伟大斗争时，她没能跟保尔站到一起。最终两人在各自的阶级道路上渐行渐远。

费奥多尔·朱赫来

朱赫来对保尔的思想成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曾经当过水兵，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是资深的地下工作者，先后担任过省肃反委员会主席，军区特勤部副部长。朱赫来有极强的组织和领导能力，善于团结群众，发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他给保尔讲了许多革命道理，传授了很多革命知识，最终把保尔培养成了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

朱赫来爱憎分明，为了人民的利益和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同敌人做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另一方面，为了培养年轻人，朱赫来毫无保留地把知道的一切全都传授给他们。同时，他善于结交朋友，关心他人，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富有魅力，遇事沉着有主见，认真负责，雷厉风行。朱赫来的形象同样伟大，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谢廖沙·勃鲁扎克

谢廖沙·勃鲁扎克是保尔童年时的好友，有着男孩常有的淘气和叛逆，在学校时，他曾和保尔一起捉弄神父，保尔因此被开除。这个叛逆男孩，骨子里流动着敢于反抗压迫的血液。儿时的他并不了解什么是“布尔什维克”，但当战争的火焰燃烧到他的家乡时，他义无反顾地参加了红军，凭着高昂的革命热情和奉献精神，迅速成长为共青团区委书记。他英勇无畏，蓝色的双眸写满坚定和执着，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他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战场上。

丽达·乌斯季诺维奇

丽达·乌斯季诺维奇是一名红军师政治部的工作人员，曾担任共青团省委常委，她既是保尔心爱的意中人又是他的老师。在保尔心目中，丽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她是他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志，是他的政治指导员。她与保尔都有着炙热的政治情怀，把儿女之情置之度外，最终狂热的政治热情终结了这段短暂而真挚的恋情。

阿尔焦姆·柯察金

阿尔焦姆是保尔的哥哥，一个火车司机，他具有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勇敢地同敌人进行斗争，并为朱赫来在敌后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帮助。阿尔焦姆性格刚毅，不苟言笑，他深爱着弟弟保尔，既是兄长也是父亲，他以自己的方式在生活和工作上给予保尔关怀与帮助。有人评价阿尔焦姆·柯察金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一块精钢。

达雅·柯察金娜

达雅是保尔的第三位恋人，也是他的妻子，她漂亮、机智，有着工人阶级的朴实与干练，心地善良而坚定。保尔重病期间，在海滨疗养时认识了达雅，两人相爱并最终走到了一起。达雅对于保尔来说既是恋人，也是革命道路上的伙伴，在保尔人生最黑暗的岁月里，她与保尔一路相互扶持，共同成长。保尔全身瘫痪、双目失明之时，曾一度想轻生，正是达雅不离不弃的陪伴与鼓励使他很快从低谷中走了出来，强忍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开始最艰难的文学创作。而达雅也在保尔的感染与帮助下，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从一名普通工人迅速成长为优秀的共产党员。

∞ 目 录 ∞

第一部

第一章	3
第二章	18
第三章	34
第四章	58
第五章	72
第六章	86
第七章	115
第八章	137
第九章	156

第二部

第一章	171
第二章	191
第三章	221

第四章	257
第五章	286
第六章	303
第七章	317
第八章	336
第九章	351



第一部

第一章

“凡是节前到过我家补考的，站起来！”

一位皮肤松弛的神父以威严的目光看了看学生们，他穿着腰窄袖肥的东正教教袍，脖子上戴着沉甸甸的十字架。

他那双冒着凶光的小眼睛，就像要看穿一切似的瞪着从座位上站起来六个学生——四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孩子们胆战心惊地看着眼前这位穿教袍的人。

“你们俩坐下。”神父朝俩女孩挥了挥手说。她们迅速坐下，松了口气。

瓦西里神父的目光停留在四个男生的身上。

“你们几个家伙到前面来！”

瓦西里神父站起来并挪开了椅子，走到这几个缩成一团的孩子跟前。

“你们几个坏蛋，谁会抽烟？”

四人小声回答道：“神父大人，我们都不会抽烟。”

神父气得脸通红：“混账东西！你们不会抽烟，那是哪个家伙把烟丝撒到和好的面团里的？你们不会抽是不？真相马上就会水落石出！把口袋全都给我翻出来，快点！没听见我说的吗？快点翻！”

其中三个孩子开始把口袋里的东西翻倒在桌上。

神父仔仔细细搜查每一处衣缝，以期寻找到烟草的蛛丝马迹，但什么也没找到。于是开始检查第四个学生，这孩子的眼珠黑黑的，身穿一件灰不溜丢的衬衫

和蓝色的裤子，膝盖处还有很多补丁。

“你干吗像块木头一样杵在那儿？”

黑眼珠的孩子满腹怨恨地看着神父，低声回答道：“我没有口袋。”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摸摸已缝上的各处衣缝。

“好哇，没有口袋！你真以为我不知道是谁干的坏事？居然弄脏和好的面团！你以为你现在还能待在学校里？不，坏东西，这次绝对饶不了你。上次你妈妈苦苦哀求才把你留下，今天这一切都结束了。赶快滚出教室！”神父用力揪着孩子的耳朵，把他撵到走廊上，迅速关上了教室门。

全班鸦雀无声，每个学生都蜷缩着身体。没有人明白，为什么要把保尔·柯察金撵出学校。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曾经看到，保尔把一小撮烟丝撒到了准备拿来做复活节糕点的面团里，地点就是神父的厨房。当时，六个考试不及格的学生正在厨房等着神父。他们不得不在神父家里补考。

被赶出校门的保尔在大门前的最后一级台阶上坐了下来。他盘算着，该怎么跟家里交代呢？该怎样给操尽了心、起早贪黑地在税务检查员家打工的妈妈说这事儿呢？

保尔不由地哭了起来，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如今我该咋办呢？这一切全都怪那该死的神父。我给他撒烟丝又是何苦呢？谢廖沙当时唆使我，他说‘我们给这个讨厌的家伙撒点儿’，于是我俩就撒了。谢廖沙倒是没事，而我却要被学校开除。”

保尔同瓦西里神父的仇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有一次，保尔跟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架，他被留下来，不准吃饭。老师为了防止保尔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捣蛋，就把他领到高年级——二年级的教室，安排他坐在最后一排。

那天上课的是一位身材瘦削、穿着黑色西装的老师，当时正在讲关于地球和星体的知识。当讲到地球已经存在数百万年、星星同地球一样也是如此的时候，保尔听得目瞪口呆。他对听到的一切感到十分震惊，甚至想站起来对老师说“神学课里可不是这样讲的”，但他害怕受到老师的训斥，只好作罢。

神父总是给保尔的神学课打五分¹。这孩子对所有的祭祷歌以及《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都记得滚瓜烂熟，比如，上帝在哪一天造了何物他都记得很牢。保尔决定向瓦西里神父请教，就在神学课的第一节课。神父刚一坐下，保尔就举手了，得到允许后，他站起来问道：“神父，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有百万年的生命？而不是神学书上说只有五千年呢？”

保尔立马被神父刺耳的声音呵斥住了：“混蛋，你在瞎说啥？你就是这样背圣条的？”

还没等保尔说个“不”字，神父就揪起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朝墙上使劲撞去。过了一会儿，被撞得头破血流、吓得魂不附体的保尔被扔到了走廊上。

保尔为此挨了妈妈一顿痛骂。

第二天妈妈来到学校恳求瓦西里神父重新把儿子招回学校。自此，保尔对神父恨之入骨，又恨又怕。他不会原谅任何人对自己哪怕一点点的伤害，他不会忘记更不会原谅神父不明不白地把自己痛打一顿。保尔对此愤恨不已，但他强压住怒火不露声色。

保尔还受了瓦西里神父很多的小委屈，比如：神父把他赶出教室呀，因一点小事就一连几星期罚站教室墙角呀，一次也不过问自己的功课呀，而复活节前还因此不得不同其他不及格的同学到神父家去补考。就是在神父家的厨房，保尔把烟丝撒到了做复活节糕点的面团里。

虽然没人目睹这一切，但神父还是立马就猜到是谁在捣蛋。

下课后，孩子们跑到院子里把保尔团团围住。他闷闷不乐，一言不发。谢廖沙并没走出教室，他感到全是自己的错，却又帮不了朋友一点儿忙。

学校的主任叶弗列姆·瓦西里耶维奇从教员休息室敞开的窗户探出头，他浑厚的男低音让保尔震颤了一下。

“立马叫柯察金来见我！”他吼道。

保尔忐忑不安地走向教员休息室。

¹ 即满分。

车站小吃部的老板已经上了年纪，他脸色苍白，双眼无神，匆匆瞥了一眼站在旁边的保尔。

“多大啦？”

“十二岁。”保尔的母亲回答道。

“那好吧，让他留下。条件是这样的：每月八卢布，上班时包伙食，上一天班休息一天，但千万别偷东西。”

“哪里哪里，瞧你说的，他绝不会偷东西，我保证。”保尔的母亲赶紧说。

“好吧，让他今天就上班。”老板吩咐道，接着又转过身去对站在他旁边柜台后的女售货员说，“济娜，把这个小孩送到洗碗间去，你给弗洛辛卡说，让她安排这个小孩替代格里什卡工作。”

女售货员急忙放下切火腿的刀，向保尔点头示意，穿过大厅，朝通向洗碗间的侧门走去。保尔跟在她身后。母亲急匆匆地陪儿子走着并急促地对他耳语道：

“我的乖保尔，你要努力，别丢人现眼呀。”她忧郁地目送儿子进去后才离开。

洗碗间的工作量很大：桌上的盘子和刀叉堆成了山，几个妇女用搭在肩上的毛巾反复擦拭着这些餐具。一个男孩正忙碌地照料着两个茶壶，他比保尔略大，棕红色的头发乱糟糟的。

硕大的洗碗盆中盛着开水，热气腾腾，使得整个洗碗间都雾蒙蒙的，所以保尔一时还分辨不清这几个妇女的长相。他呆站着，不知道该做啥，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做事。

售货员济娜走到一位正在洗餐具的妇女跟前，拍拍她的肩，说：“弗洛辛卡，这个新来的男孩代替格里什卡，你好好给他讲讲该怎么干活。”

济娜指着刚刚被叫作弗洛辛卡的女人，对保尔说：“这位就是这儿的头儿，她怎么说你就怎么做。”说完后，她转身朝小吃部走去。

“好的。”保尔低声答道，满眼疑惑地盯着站在面前的这个弗洛霞¹。她擦掉额头的汗，把保尔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好像是在估量他的工作能力，然后捋

1 即弗洛辛卡。

了捋胳膊肘上掉下的衣袖，用极其悦耳、浑厚的声音说道：“小伙子，你的工作不难。你每天一大早就得把这个大茶壶烧开，时刻保证有开水，当然木柴得自己劈，除此之外，这两个茶壶也该你管。还有，需要时，你得洗刀叉、倒泔水。小伙子，工作就这么多，会累得你汗流浹背的。”她说话时故意把重音放在“累”上，用的是卡斯特罗式的口音。她的这种口音、翘鼻子和红润的脸颊让保尔感觉稍微愉悦了一点儿。

“看样子，这个大妈还不错。”保尔暗自有了判断，于是壮着胆问弗洛霞：“那我现在该做啥，大妈？”

保尔没说完就不得不停住，因为洗碗间的女人们早已哄堂大笑，淹没了他后面的话。

“哈哈！……弗洛霞有个侄子了……”

“哈哈！……”弗洛霞自己笑得最开心。

由于雾气很大，保尔并没看清弗洛霞的脸，她其实才十八岁。

保尔尴尬极了，他转身问一个男孩：“我现在该做啥？”

但那个男孩却笑嘻嘻地说：“你问你大妈呗，她啥都会对你说，我在这儿只是临时打工的。”说完，他就转身飞速跑进厨房去了。

“过来，帮忙把叉子擦了！”保尔听到一个已经不年轻的洗碗女工的叫声，“干吗你们笑得那么开心？这个愣小子到底又说了啥？你拿着，”她递给保尔一条毛巾，“你用牙咬着毛巾一头，另一头用肘夹着拉紧，在上面来回擦拭叉子的齿儿，要擦得干干净净，一点儿污渍都不能有。咱们这儿对此非常严格，那些贵客们要是发现了污渍就惨了。老板娘会立马炒你鱿鱼。”

“什么？老板娘？”保尔纳闷，“把我招来的那个不就是老板？！”

那个女工笑着说：“愣小子，我们的老板就像家具，只是个摆设，他是个草包，这里一切都是老板娘做主。今天她不在，你干几天就知道她的厉害了。”

洗碗间的门开了，三个服务员走了进来，他们端着大摞大摞的脏盘子。

其中一个服务员，宽肩膀、斜眼、国字脸，他说：“动作麻利点。十二点的车立马就要到了，而你们还在这儿磨蹭。”

他瞅了瞅保尔，问道：“这是谁？”

“这个是新来的。”弗洛霞回答说。

“啊，新来的，”他说，“那，是这样，”他说着就抓住保尔的肩并推到茶壶前，“必须保证水是开着的，你看，一个茶炉火都灭了，另一个也只剩一点火星了。今天就放你一马，若明天还这样，扇肿你的脸，明白？”

保尔不敢说半个“不”字，乖乖地去烧开水了。

保尔的劳动生涯就这样开始了。他从来都没像第一天上班那样卖命过。他明白，这里不是在家里那样可以不听母亲的话。刚才那个斜眼说得够清楚了，不听话就得挨耳光。

保尔把脱下的一只靴子套在炉筒上，用力向炉堂吹风，火星立刻从能放四桶水的大炉灶里四散飞溅。接着他提起装满污水的大桶，把脏水倒进下水道，往大锅边上放了些木柴，又把湿毛巾放在已经开了的茶炉上，以便烘干。吩咐他的一切都做完了，已是深夜，筋疲力尽的保尔才走到下面的厨房。那个上了年纪的洗碗女工安妮西娅看到保尔掩上房门后才说：“这孩子非同寻常，干起活来就像疯了似的卖命，看来一定是被逼无奈才被送到这里来打工的。”

“是的，这小子还真不赖，”弗洛霞说，“这种人不需要督促。”

“很快就会疲惫、腻烦的，”鲁莎反驳道，“所有人一开始都很卖命的。”

早上七点，彻夜未眠、精疲力竭的保尔把烧开的茶炉给了来换班的人，这是一个胖乎乎的男孩，眼里充满不屑的目光。

这个男孩确认一切都干得不错，茶炉也开了，就双手插进衣兜，咬牙切齿地从牙缝里挤出了唾沫，极其藐视地白了保尔一眼，用毋庸置疑的口吻说道：

“嗨，笨蛋！明早六点来换班。”

“干吗六点？”保尔质疑道，“七点才该换班嘛。”

“谁七点换班就让他换，但你必须六点来。若你再在这里废话，我立马让你满头长包，你算老几，刚来就想要威风。”

那些交接完班的洗碗女工们兴致勃勃地听着两个孩子的谈话。男孩蛮横的口气和挑衅的行为激怒了保尔。他冲到那男孩跟前很想重重地踹他一脚，但又怕才

上一天班就被辞退，就忍住了。他脸色铁青地说：“小子，淡定点，别张狂！否则没好果子吃。明天我七点来换班，我打架不比你差，想试试，那就上吧！”

那个男孩往大锅边退了一步，惊诧地看着勃然大怒的保尔。他压根儿没想到对手会如此强硬，弄得自己反倒有点惊慌失措。

“那好吧，我们走着瞧。”他嘟囔着说。

第一天过得挺顺利，保尔朝家里走去，心里充满了这样一种心情：一个人兢兢业业工作后就该心安理得地休息一下。如今，他有工作了，以后没人再说他游手好闲了。

早晨，太阳从高大的锯木厂后面冉冉升起。很快就能见到保尔家的小房子了，对，就是这儿，就在列辛斯基庄园的后面。

“或许，母亲已经起床了，而我也下班正走在回家的路上。”保尔一边想着，一边快步朝前走，还轻轻地吹起了口哨。“把我开除出学校也不是很糟，反正那该死的神父也不会饶了我，现在我真想吐他满脸口水。”保尔正想着，已走到了家门口，推开篱笆门不由得回想起，“有机会我一定会扇那个臭小子的耳光，哼，一定会。”

妈妈在院子里烧茶炊，见到儿子赶紧问：“怎么样？”

“很好。”保尔答道。

母亲还想提醒些啥，但他已明白了，因为他从打开的窗户看见了哥哥阿尔焦姆那高大的背影。

“怎么，阿尔焦姆来了？”他忐忑地问道。

“昨天来的，以后就留在这儿，在机务段工作。”

保尔犹豫地推开门走进了房间。

哥哥坐在桌旁，他身材魁梧，背对着保尔，这时扭过脸来看着保尔，浓浓的眉毛，严厉的目光。

“哈，往面团里乱撒烟末的家伙回来了？嗨，真了不起！”

同哥哥交谈并不预示着就会有任何开心事儿发生。

“我的事儿阿尔焦姆已经全知道了。”保尔想，“哥哥要痛骂我一顿，可能